



# 八路軍 軍政雜誌

第十期



版出部治政（軍路八）軍團集八十軍命華民國

收  
割



陳鈞刻



任主部治軍團集八十第

志同祥稼王

# 八路軍軍政雜誌

## 第十期目錄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毛澤東同志與記者談話……………（一）

論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傳統與作風……………譚政（六）

兩年來華北游擊戰爭經驗教訓的初步整理（二續）……………劉伯承（一五）

抗日部隊百倍地鞏固起來……………蕭向榮（二九）

穿插平漢鐵路的經驗……………彭紹輝（三八）

八路軍抗戰兩年來衛生工作的經驗教訓……………孫儀之（四七）

八路軍二年來敵軍政治工作的總結……………劉型（五三）

論敵人以戰養戰的政策……………王思華（六二）

日本人民反戰活動……………王子野（七二）

敵軍工作講話……………蔡前（七七）

譯 蘇聯紅軍收復張鼓峰的英勇戰鬥……………施特恩著 曾湧泉譯（八二）

叢 英勇保衛彼得格勒的二十週年紀念……………曾湧泉譯（八七）

通 三只金牙……………王向立（九七）

我是一個戰鬥員……………趙安博（九七）

訊 沙圪塔之戰……………夏風（一〇三）

十八集團軍新四軍捷訊彙報……………（一〇五）

木刻：收割（陳鈞刻）

銅板：王稼祥同志像

# 毛澤東同志與『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的談話

（九月十六日下午六時在延安）

問：有幾個問題請教。今天在新中華報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談話，有些問題已經說到了，有些尚請毛先生補充。問題分三部份，就是寫在紙上的，請逐一賜教。

答：可以根據先生們的問題表，分別來講。

我們先談抗戰問題。先生們提到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的問題，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的到來了。就是說，在國際新形勢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難與中國絕不妥協的條件之下，可說已經到來了。這裏並不否認敵人還可能有比較大的戰役進攻，例如進攻北海長沙，甚至進攻西安，都是有可能的。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與我們的戰略退却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並不是說一切進攻可能與一切退却可能都沒有了。至於新階段的具體內容，就是準備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這一概念之中。這就是說，中國要在相持階段中準備一切力量，以備將來之反攻。說準備反攻並不是立即反攻，條件不夠是不能反攻的。而且這講的是戰略的，不是戰役的。戰役上的部份的反攻，例如對付敵人在晉東南的軍事『掃蕩』，我們把他打退，這樣的戰役反攻不但會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戰略的大舉反攻時期，現在還沒有到，現在是對於這種大舉反攻作積極準備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還要包括打退正面敵人一些可能的戰役進攻。

如果把新階段的任務分別來講，那末，在敵人後方，一定要堅持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掃蕩」，破壞敵人的經濟侵略。在正面，一定要鞏固軍事防禦，打退敵人可能的戰役進攻。在大後方，主要的是一定要積極改革政治。這許多，都是準備反攻的具體內容。

改革國內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敵人在這個階段，主要的是政治進攻，我們就要特別加強政治抵抗，這就是說，民主政治問題，應當快點解決，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中國的抗戰主要的依靠自力更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

問：剛才毛先生說，爲了自力更生達到抗戰勝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現在的環境下，用什麼方法來實現這個制度？

答：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劃分，原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但孫先生在最後一年的北上宣言裏，就沒有講三個時期了，那裏講到中國要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可見孫先生的學說，在他自己，早就依據情勢，有了變動。現在在抗戰這種嚴重局面下，要真正避免亡國慘禍，並把敵人打出去，必須快些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政治。關於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些人說：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中間，老百姓進步很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雖然還沒有做得澈底。在那裏，區長、鄉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士紳和有爲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這樣的問題，應該提出讓大家討論。

先生們提出的第二部份問題裏，有關於所謂「防制異黨」的問題，就是說，關於各地摩擦的問題，先生們關心這件事是很對的。關於這件事，近來雖然比較好一點，但根本上沒有

什麼變化。

問：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過沒有？

答：我們已經提出抗議。

問：用什麼方式提出的？

答：還在七月間，我們黨的代表周恩來同志，已經寫信給蔣委員長。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電報給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要求取消那個秘密流行成爲各地摩擦根源的所謂『防制異黨辦法』。

問：中央政府有無答覆？

答：沒有正式答覆。但聽說這個東西蔣委員長並沒有最後批准，國民黨裏面也有很多人不贊成這種『辦法』。你們知道，共同抗日的軍隊叫做友軍，不叫做『異軍』，那末，共同抗日的黨派也是友黨，而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大家同是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防制』。什麼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爲它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樣的黨，就應該防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與建設民主共和國。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與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口號只能是這樣提。現在汪精衛有三個口號：反蔣、反共、親日。這是國共兩黨與全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共產黨不是國民黨的敵人，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的敵人，不應該互相反對，互相『防制』，而應該互相團結，互相協助。我們的口號一定要同汪精衛有區別，一定要同汪精衛的口號對立起來，而決不能與他相混同。他要反蔣，我們就要擁蔣；他要反共，我們要聯共；他要親日，我們要

抗日。過去國人是這樣做，現在還是要這樣做，將來還是要這樣做。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許多人的文章上常常引用一句古話，這句話還是出於東漢的時候，那時漢光武的大將軍朱浮寫了一封信給漁陽太守彭寵，信的上頭說：『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仇者所快。』這句話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原則，我們千萬不可忘記。

先生們的問題表中還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摩擦的態度。我可以率直的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國古聖人說的『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以禮待人——這就是我們的態度。但我們是站在嚴格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這種事實，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用不着我來多講了。

問：華北的摩擦問題怎樣？

答：那裏的張蔭梧、秦啓榮，是兩位摩擦專家。張蔭梧在河北，秦啓榮在山東，簡直是無法無天，同漢奸行爲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有許多鐵的證據，如像張蔭梧給其部下進攻八路軍的命令等，我們已送給蔣委員長了。

問：新四軍方面有無摩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慘案就是驚動全國的大事件。

問：有些人說：統一戰線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統一，邊區政府就應該取消，關於這，先生以爲如何？

答：各種胡言亂語到處都有，如所謂取消邊區，即是一例。陝甘甯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區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況邊區是蔣委員長早已承認了的，國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過了。中國確實需要統一，但是應該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於進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統一，那中國就會亡國。

問：由於於統一的了解不同，國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說到可能性的話，那末團結與分裂兩種可能性都有，看國共兩黨的態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國人民的態度如何來決定。我們共產黨方面，關於合作的方針，早經講過，我們不但希望長期合作，而且努力爭取這種合作。聽說蔣委員長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中也說過，國內問題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大敵當前，國共兩黨又都有了過去的經驗，大家一定要長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要給長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證，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徹底避免，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與實行民主政治。如果能這樣做，那末，就能繼續團結而避免分裂，這是要靠兩黨與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這樣努力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就是我們黨在今年的七七宣言裏提出來的三大政治口號，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中國才能避免亡國，而把敵人打出去，除此是沒有第二條路走的。

（按：手澤東同志談話中還有關於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一部份，因與毛同志的九月一日談話大略相同，故從略。——編者）

# 論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傳統與作風

譚政

我軍的政治工作，早在過去的上一歷史時期，已經打下堅固的基礎，具有比較完備的規模，它的特點表現在：

從上至下有着垂直的工作系統，有着完備的組織形式，其總的任務是從團結部隊，融洽官兵感情，提高戰鬥力的目標出發，而能向羣衆，將自己的工作直達連隊。不像那些官僚機關把政治工作作爲裝飾門面的點綴品，把一切工作停留在「等因奉此」的官僚文章上，或者變爲販賣「狗皮膏藥」的有限公司，使那樣性質的「政治工作」，弄得一錢不值；更不是那些假借政治工作名義實際上專門播弄是非，挑撥官兵感情關係的「特務機關」，讓人們以冷眼相待。這些作風與騙術，在我們政治工作之中從來就沒有任何地位。

所有我們的政治工作人員，時時刻刻能謹守着自己的崗位，每逢困難時候和危險場所，常常顯出他們堅定的節操與剛毅氣概。

他們從來沒有憑藉自己的地位去濫用權力，而是依靠從艱苦工作過程中去造成思想上的權威，建立工作中的信仰，他們生活在廣大戰士羣中，有着一個共同的意志，沒有絲毫隔膜，能夠體貼并領會羣衆的心理，關心羣衆要求，把這些心理要求看爲自己工作的立腳點。因此，它能夠取得戰士們的擁護與愛戴，如同自己的慈母一般。

他們具有無上的革命熱情，把革命的工作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認爲工作要求沒有完成就是革命者的恥辱，往往在爭取優勝、定期完成任務的時候，而廢寢忘餐，積勞成病，在高度的熱情之下，忘却了艱苦與困難，代替艱苦困難的不是沉悶懊喪，而是一幅緊張活潑果敢敏捷的畫圖。

我們有鐵的政治紀律，這個紀律是建築在自覺的原則上；有嚴格的隸屬關係，同時在共同意志之下，表現精誠團結、上下無間，採取相互尊重，相互信賴，彼此之間沒有威風凜凜驕於放肆的習氣。一方面集中指揮，統一原則的領導，但同時又承認在同一原則意圖下的機動。所以我們的政治工作，富有充分的彈性，以便於下面自動性和創造力之發揚，從來沒有打算要去限制下面這種正當的機動，使政治工作陷於侷促的「御用」形式的境地。

這些成績的創造，決不是偶然的事，是由於過去十餘年來全體幹部的艱苦締造，以無限的熱忱，花了無數的熱血和腦力，經過實踐中許多考驗，才有今天的規模。八路軍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夠具有這樣的特色與規模，其基本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於八路軍繼承了紅軍時代的光榮傳統，共產黨在八路軍部隊中保持着思想上的權威與政治的領導，所有非黨戰士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願為黨的每一主張每一口號而奮鬥，因此，共產黨的許多政策，可以經過八路軍各級政治機關中自己的黨員去實現黨在部隊中的領導。

另一方面，在於八路軍的各個連隊，能夠保有共產黨的組織基礎，黨的每個組織成員，以共產黨員的身分和模範戰士的面貌在一切場合進行活動，使政治工作的下層基礎得到充實，使政治工作的活動，不僅是限於少數政治人員，而且是包括了共產黨員的全體。

這些基本條件和基本因素之具備，使得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具有革命的內容與起着決定的意義，而在多年鬥爭中積累了無限的作工經驗，成為我們政治工作光輝的傳統，在抗日戰爭中保持并發揮此種傳統，應當是我們政治工作頭等重要任務。

抗戰以來，八路軍奉命改編，組織上編制上以及戰爭任務上，都有一個重大的改變，政治工作也有多年新的發展，不管某些不懷好意的人，怎樣侮辱詆諆，有意非難，指斥我們許多模範的

優良的制度與作風，名之曰「特殊化」，名之曰「破壞統一」，要求我們降低自己的水平，去遷就他們，向他們的低處看齊，使我們的效能降低，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做。雖然部隊的成分有了很大變動，而老的政治幹部又有一些傷亡，新起缺乏經驗的幹部充滿了大多數的連隊，然而我們的政治工作並沒有因為這些情形而遭受損失，仍然保持了原有的作風，繼承了已往的傳統。

但是共產黨是追求進步的，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是不停滯的在發展着，所以優良的傳統應當保持，而傳統中某些陰暗的和壞的方面，不但不應繼承，而且是應當加以糾正的。

由於長期的戰爭環境，由於我們軍隊之由游擊隊而逐漸壯大，由於我們今天實際上還不能脫離游擊戰爭之影響，就使政治工作從長期游擊戰爭中帶來了濃厚的游擊主義習氣。這些習氣混雜於傳統之中。我們常常可以從工作的各種措施中看到這樣類似的事實：比方許多工作，喜歡追求表面，追求數目字，以工作的表面和成績的數目字為滿足，不注重工作的內容與質量；遇事求簡單，求單純，把本來複雜的問題的解決弄成簡單化。因此，政治工作，不能根據具體環境與具體對象，進行靈活的不同的指導，忽略於工作方針和方法之檢討與運用；我們的幹部往往習慣於集中領導下的工作，而不善於在部隊分散的情況之下的獨立勇敢的支持工作的局面。善於鼓勵工作，善於突擊方法，却不善於經久的仔細的工作。

一般情形如此，現在逐一加以說明：

政治工作如同其他工作一樣，數目字、百分比、只是成績的外表，不能說明成績的全部，有許多數目字，百分比，可以是全無內容或是很少內容的虛構的東西，外表與內容之間可以一致，又可以不一致。照習慣來說，好比部隊政治教育的測驗，常常拿分數去定標準，六十分為及格，一百分就是成績的頂點，這樣定教育成績的標準，是否可靠？實在是極大疑問。假定平均為八十

分，表面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又有什麼方法去檢查此種成績與實際內容呢？因為我們對改進教育所需要材料，並不限於簡單的數目字，必須將教育的全般過程了解清楚之後，才能作出正確的結論，這個全般過程包括的問題有：（一）教育對象，（二）教育目的，（三）教育計劃，（四）實施步驟，（五）教授法，（六）了解程度，這些問題之中又包括許多多的具體問題，不好好解決這些問題，一切政治理論會都不能有好結果，雖是「例行公事」，然亦毫無補於實際。為什麼有一些連隊的戰鬥員在上課時總是睡覺打瞌，開小會？人們說課堂紀律不嚴，但一經整頓紀律之後，而打瞌睡的現象仍然如故，教育中暴露的缺點，多是歸咎於受教育的人，却不願從教育本身上去作深刻檢討。所以教育工作不能得到很大的改進。以發展黨員的數目字而論，假定某一連隊黨員，只佔全連人數的百分之五，忽然一個幹部當心血來潮的一個晚上，想出一個絕妙的方法，到第二天早上，向全連戰士作「開徵求，或者定出一星期的突擊計劃，不久就達成百分之三十的比例，以此向人們炫耀，『我們黨的基礎已提到百分之三十的比例，黨在部隊中的領導有了保證了。』像這樣徵求的方法，不要說百分之三十，就是百分之百的徵求進來也不費多大氣力，如果用這樣的方法去追求數目字，就完全沒有意義。諸如此類的例子是很多的。『追求數目字與追求表面化的作風上，曾經混進一些流氓、兵痞、敵探、奸細，不自覺的收容了一些『破銅爛鐵』，往後又將他們作為爭取與鞏固對象，當作消滅逃亡的理想，或者來一次兩次清洗運動，『勞民傷財，莫此為甚。』滿足表面化的結果，使我們部隊中許多優良的制度，如管理教育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政治文化生活等等，無形之中降低了本來的作用，或形成停頓狀態。滿足表面化的結果，使鼓勵工作佔着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而突擊、競賽、號召、幾種方法便容易取得上風。因此，部隊的基礎在某些地方，表現浮而不實，往往在困難的關頭或分散離開領導

的時候，容易顯出不穩固的狀態。

有人說：軍隊政治工作比較單純，比較簡單，這種說法對不對呢？如果就軍隊政治工作與各種性質不同的工作比較上說或許是對的，如果就宣傳教育的內容上為着適合於工農戰士的文化水準和心理要求上說也是對的，如果撇開軍隊的外部環境與情況變化不提，而把環境當作靜止的觀點來說也是對的。然而這終究是一種比較的说法，是對於某些具體問題在一定條件下的說法，不是說軍隊政治工作者對於具體情況的估計，問題的分析以至每一事件的處置，都應當去繁就簡，把本來複雜的問題弄成簡單化，以求切合於自己的願望。舉例來說吧，部隊中發生逃亡，我們從人們的談論中，報告中看到關於分析逃亡問題的原因，有這樣一個公式：（一）外界的影響；（二）管理不良軍閥殘餘習氣；（三）支部工作薄弱缺乏警惕性；（四）……接着而來的工作佈置就是：（一）防止外界影響；（二）肅清軍閥殘餘習氣，改善管理教育；（三）提高警惕性；接着就是加緊查鋪，佈置嚴密的隱蔽哨，接着就是把逃兵捉回來「開展鬥爭」，和尚吟經、千篇一律，但問題並沒有解決，逃亡仍是逃亡，逃亡者并不因此種公式之一再重複而宣告停止。當然，造成逃亡現象的總不外乎內部與外部兩方面的原因，但就內部與外部的情形分析起來便夠複雜，一個公式萬萬包括不了，問題在於我們依據於總的情形，如部隊成份，來歷，週圍的環境，自己工作中某些弱點等等，有一定的估計，從一般現象中看出總的趨勢，不要等待逃亡發生之後，才一個一個的去作分析，零零碎碎的去定補救的計劃，而要在問題發生之前妥為佈置，努力彌補漏洞，把預見的趨勢從主觀的指導上倒轉過來。

由於簡單化和表面化所造成之結果，公式主義平均主義的作風容易立下根基，問題的決定不是依客觀的具體情況出發，更不是依全面的總合和研究出發，而是將生動的各種不同的情況，去

裝進這種死的公式的圈套裏去，合則留，不合則去，因而政治工作在某些場合表現乏味，軟  
力，平凡的，照例的工作方法便跟隨而來，工作的進度，呈現平凡狀態。有什麼方法去解釋工作  
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像一般所表現的：戰時與平時之間的不平衡，困難情況下與順利情況下的不  
平衡，表面與深入之間，發展與鞏固之間的不平衡，一切這些，都是在公式主義平均主義強制下  
所造成的規律，因為公式主義與平均主義在條件順利或工作的初期階段上，可以隱藏其本質與弱  
點，而在另外一種情況之下便表現無能了。

由於簡單化和表面化的結果，就產生了工作中嚴重的保守性，使思想方法被束縛於狹隘的  
圈，以為如此這般，就無須乎有進步的要求，可以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因此，創造性不能發揚  
，新鮮的東西不能湧現，政治工作的發展被這些陳舊的保守的成份所阻止所限制。

這些作風的排演，是相互結合，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之中生長、發展，  
成為可怕的習慣力量，浸透於每個幹部的頭腦中，使之不自覺的發生留戀。由此，就決定了對於  
此種作風習慣之摒棄，必須決自覺的原則下採取耐心的說服教育的方針，逐步改正過來，在不是  
一個會議或一紙命令所能生效的。要求領導機關與所有領導的幹部，採取各種方法，經常的引用  
許多實例，進行說明，幫助中下級幹部了解，從事理的解釋，到實際的轉變。指明當前敵人和當  
前戰爭情況的複雜，政治工作也就因而複雜起來，無論在內容上，方法上，今的我們所需要的，  
已經不是內戰時代的經驗所能夠用，所以政治工作本身，必得有不斷的進步，有更高級的內容上  
的發展，一切認為過去經驗足足夠用，因而可以維持現狀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不合實際的，  
有害的。政治工作必須注意原則的方針之指導，要有原則，要有方針，才能給工作以正確天行程  
，也只有原則方針，才能給工作的計劃性系統性以真實的基礎，拋開原則方針去進行工作，必然